

民乐演出接连不断 民乐作品破圈出海 国乐为何如此“上头”

浙报观察

最近每到周末,杭州东坡大剧院前总会热闹起来。几位来自杭州怡枫国乐团的演奏员身着汉服,用琵琶、二胡、竹笛等民族乐器演绎流行歌曲,引得众多路人驻足。

古与今,旧与新,悠扬与动感,庄重与活力,在乐声中产生奇妙共鸣。

近年来,民乐正以更鲜活的姿态进入视野,登上春晚、成为《哪吒》电影配乐,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等作品还不断破圈、走向海外。据杭州市演艺业协会不完全统计,杭州大剧院、临平大剧院、金沙湖大剧院等杭州主要剧院2024年的民乐演出就有近百场。

传统民乐,何以悄然拨动心弦?

本土的才是最潮的

4月末,民族管弦乐《水调歌头》在浙江音乐厅奏响。舞台上,唢呐、二胡、琵琶、架子鼓等乐器相互配合,恢宏旋律与台下掌声,在音乐厅内振荡、回响。

“演了几十场,听到最多的评价是,原来民乐可以这么燃!”乐团音乐总监、指挥陈琪璇笑着。担任浙江民族乐团指挥5年,她认为,这部具有浙江特色的大型民族管弦乐套曲作品,无论是乐曲结构还是美学表达,都是一次对于传统民乐作品的创新实验。

提起民乐,很多人的记忆是老一辈的吹拉弹唱,容易和“土”“俗”相联系。“较多传统民乐作品曲式结构相对简单,律动、和声较平稳,再加上部分民族乐器会用于悲凉、嘈杂的场合,造成了一些刻板的印象。”陈琪璇分析。

近两年,多元曲风、多种形式的民乐作品出现,让人看到了民乐的更多可能。它既可以是古韵悠长的乐器重奏、合奏,传递原汁原味“中国风”,又可以融合爵士、摇滚、说唱、流行、电声等元素,满足现代听众多样化的审美趣味。

走进浙江民族乐团的演出后台,从琳琅满目的乐器中就能窥见民乐的变化。除了二胡、琵琶、扬琴、笛等传统民族乐器,还有贝斯、大提琴、竖琴、马林巴、架子鼓等西洋乐器。据介绍,这是为了丰富民乐团的声部,打造更丰满的音响效果,同时让演奏不限于“宫商角徵羽”五音,实现在传统曲目基础上,



杭州市演艺业协会怡枫国乐团在杭州东坡大剧院前演出。

受访者供图

演绎出更现代、更丰富的层次。

民间乐团和传统民乐,正以一种新的方式焕发生机。

除了一些“大制作”民乐作品,当下流行曲目的民乐改编、在传统曲目中融合本土风情等玩法,同样俘获了无数年长的人心。

“现在我们在教学和创作中,除了经典作品,还会寻求更多创新融合的创作和表达方式。”浙江音乐学院国乐系三弦教师陈京京说。日常教学时,她不仅会带着学生采风,引导学生把越剧、江南丝竹等元素融合进去,还会尝试将民乐与爵士乐、Funk音乐等流行音乐结合,“就像厨师试菜一样,加入不同的佐料,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国乐正在破圈

随着“国潮风”吹起,中国民乐正以多种方式“破圈”——

从游戏《黑神话:悟空》到电影《哪吒》的配乐,民乐在海内外吸粉无数;社交媒体上爆火的“自得琴社”乐队,单条视频就能收获百万播放量;去年,省文化馆开设的唢呐公益课吸引了近500人报名,连授课老师都大呼意外……

“传播民乐,作品要创新,形式也要创新。”杭州市演艺业协会怡枫国乐团古筝演奏员周顺莲说,互联网的发展改

变了信息传播方式,艺术表达同样也要跟上时代。

短视频平台兴起后,不少像周顺莲一样的专业演奏者开始试水直播,将线上平台变成音乐演出的“第二舞台”。据某直播平台统计,2024年有213名国家一级演员走入直播间,带来3.2万场“殿堂级”直播演出,其中民乐演出不在少数。

“和在舞台上不同,线上反而能了解很多观众的真实想法。”周顺莲说,只要观众想听,无论是高难度筝曲还是流行歌,她都会尽可能满足大家。慢慢地,观看量多了,不少粉丝慕名而来,在直播间刷评论“太有感觉了”。

古代有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如今屏幕上粉丝的热情回应,也让不少民乐人感到鼓舞。

事实上,传统民乐一直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很多人在乐曲里找到俚语乡音、童年记忆,有“地气”的民乐,承载着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情感底色。

民族的、本土的,一样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激发人们朴素的情感和广泛的共鸣。

浙江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阿勇对前几年在俄罗斯的一场演出记忆犹新。他带领乐团在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演出,电视广播特意向乐团要来总谱,并细致地根据乐谱高潮片段布设机位。“我当时很意外,一是电视导

播竟然能看懂总谱,二是外国人对于中国民乐竟然这么感兴趣!”周阿勇说,未来还将有更多花式玩法,让民乐奏响中国故事。

推动民乐传承创新

每周三傍晚,杭州江南实验学校的排练厅里总是格外热闹。民乐团的学生们拿着各类民族乐器围坐一圈,从基础的《小星星》练起,到《丝绸之路》《抒情变奏曲》等进阶曲目,教学楼间总有丝竹声飘荡。

“我们成立民乐团的目的并不是教会孩子多少曲目、学习多少弹奏技巧,而是想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孩子们的心灵,为他们的人生播下一颗音乐的种子。”“丝竹”民乐团总指导老师兼乐团指挥仲云表示。

目前,“丝竹”民乐团已有成员300余名,包含一年级至九年级的学生。近年来,乐团登上杭州大剧院、香港迪士尼剧院、悉尼歌剧院等舞台,多次在全国、省市区艺术节比赛中获奖。

当前,传承人断代、受众面较窄、创新后劲不足,仍是摆在民乐从业者面前的现实难题。

不少民乐人尝试“从娃娃抓起”,以音乐教育启蒙。“丝竹”民乐团的老师们惊喜地发现,许多从民乐团毕业的学生,即便不选择音乐作为职业道路,也依然经常走进音乐厅,民乐已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艺术院校也在探索多元人才培养模式,打通艺术人才到行业的“最后一公里”。

“要‘盘活’民乐,还是得靠年轻人。”浙江音乐学院国乐系古筝专业教授盛秋感慨。为了培养新一代民乐人,2020年,全国首个民族乐队学院在浙江音乐学院创立。在这里,学员们感到“与舞台更近”,通过与国内知名民族乐团联合演出、接受职业演奏家的指导,不断提升舞台实践的专业水准。

“我们想为更多人才搭建平台,只有有舞台、有观众、有市场、有收入,民乐才能有可延续的生命力。”盛秋说,目前民族乐队学院已毕业的3届学员中,已有10余名进入知名乐团,40余名考入国内知名音乐院校攻读研究生。

民乐传承创新的大幕已开启。

(本报记者 周林怡 实习生 郑硕颖)



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内景。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本报杭州5月12日讯 (记者 叶怡霖) 5月18日,浙江首座考古博物馆——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即将开门迎客,以考古为名的博物馆,和普通博物馆有何区别?5月12日,记者提前探营这座令历史文化爱好者期待已久的博物馆。来到杭州市临平区的玉架山遗址旁,一座形似山峦的建筑映入眼帘,大面积的白色石材幕墙简约大方,让人不由想起良渚时期的玉器。这就是玉架山考古博物馆。

玉架山遗址是良渚文化临平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遗址的发掘从2008年开始,持续十余年,是目前已知唯一贯穿良渚文明兴起、发展直至衰落全过程的聚落遗址,由六个环壕相互连接组成。玉架山遗址凭借其重要的考古价值,于2011年成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座以玉架山遗址为名的博物馆,并不仅仅与玉架山遗址相关,其设有临平遗址群厅、茅山遗址厅、玉架山遗址厅三大展厅,还有一间无障碍展厅。馆内共展出文物1800多件,其中不少是孤品,比如横山遗址出土的双联玉琮,还有玉架山的刻划符号玉璧——这也是首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有刻划符号的良渚文化玉璧。

考古博物馆有何特别之处?临平博物馆副馆长李龙用一句话总结:“我们讲的不光是文物,也讲文物是怎么被发现的。”在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参观者可以看到遗址群的考古发掘过程以及成果,近距离了解考古学知识。比如在玉架山遗址展厅,参观者能看到一面陶器墙,通过陶器不同的器型进行对比,判断其所属时间的早晚。考古工作者也是从陶器器型的演变出发,推断出玉架山遗址六个环壕为同步营建,贯穿了良渚文明的整个过程。

透过玉架山考古博物馆的玻璃幕墙,能够清晰地看到室外的玉架山考古遗址。李龙表示,馆方已联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机构,筹备科技保护基地与公众教育项目,未来将开展丰富活动,让考古成果“活”起来。

推动从“物流枢纽”向“信用枢纽”升级 舟山首单大宗领域信用险落地

本报讯 (记者 郑元舟 通讯员 朱晨茜) 近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市分公司成功签单浙江油中心旗下的供应链管理(舟山)有限公司贸易信用保险,为其提供8000万元的风险保障。

该项目的签单,标志着舟山为大宗商品贸易“安全链”补上了关键一环。据悉,后续舟山人保财险还将围绕预付账款再创新保险业务产品,总保额将达30亿元。

目前,舟山已建成全国最大的大宗商品物流枢纽,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超6.5亿吨。“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油气贸易企业面临诸多风险,特别是日常贸易中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的信用风险,已成为制约大宗商品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舟山市委改革办相关负责人说,“深化改革创新,大力发展信用保险,有利于打通这一堵点。”

油气产业链信用险的落地,将直接服务于这些企业的贸易需求,推动舟山从“物流枢纽”向“信用枢纽”升级。“我们通过服务创新,让信用险成为企业的‘定心丸’。”舟山人保财险相关负责人介绍,比如,当买方出现拖欠货款、破产等情况导致企业无法收回账款时,保险公司将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赔付,有效保障相关企业的资金链安全,筑牢资金防线。

舟山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大宗领域信用险的成功落地,将吸引更多国内外油气企业入驻舟山,为区域经济发展装上强劲“助推器”,进一步提升区域资源配置效率。

开化十大文化场馆联合运营

本报讯 (记者 于山 共享联盟·开化 胡萍 通讯员 张榆) 地处钱江源头的开化县不仅自然风光好,还有文化客厅、钱江源国家公园科普馆、开化暗夜公园天文馆、浙西革命斗争纪念馆、钱江源党建馆等十大公共文化场馆,通过“十馆联运”模式推动文旅深度融合,降低运营成本,实现客流提升。今年以来,开化十大文化场馆累计接待游客10万多人次,同比增长80.22%。

“跟着场馆游开化”吸引年轻群体在各场馆“打卡”,串联文旅资源,实现全域旅游。开化场馆运营总经理郑黎说。各文化场馆过去独立运营,2023年以来,开化县引入浙江联众集

(紧接第一版)“我们从去年开始,组建400余人的AI训练团队,给‘警小爱’投喂了10年政策文件和20万条群众真实咨询记录,持续训练打磨知识库。”杭州市公安局基层基础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伍洲打趣道,“相当于让AI上了四年警校。”

技术方百应科技项目负责人透露,为了让群众听得懂、办得快,系统将海量业务拆解成3万多个问答节点,涵盖9大类256项政务服务,“就像准备高考,要把知识点都吃透”。

“警小爱”还具备双重“大脑”:遇到业务咨询,秒联专业知识库;碰上家长里短,秒切暖心聊天模式。“有次一位大妈问‘女儿远嫁怎么办’,它居然建议‘可以教她用手机一起打麻将’。”临平区乔司派出所民警胡明说,这些回答都是人类智慧与机器智能有效协同的体现。

将矛盾化解在指尖,传统“群众路线”与现代“数字治理”的最后一“纳米”正在打通。

杭州公安将外卖员、代驾司机等纳入“义警”体系,通过“警小爱”实时推送风险提示,构建起线上线下群防群治网络。桐庐县外卖骑手蒋行年初接到

一个奇怪的“帮送单”,对方要求他拍摄影片5张二维码小纸条的照片。“这看起来像是在搞诈骗引流。”想起“警小爱”推送过的反诈宣传,蒋行马上将订单截图发给了“警小爱”。

民警邹立炜在后台同步看到信息后顺藤摸瓜,不到3天便查清了这起诈骗犯罪事件。蒋行很感慨:“以前遇到可疑情况,打电话怕说不清,去派出所又耽误时间,现在随时能向‘警小爱’反映情况,方便多了。”

数据显示,“警小爱”上线以来累计接收群众线索5800多条,助力破案82起,促使传统“人海战术”向“全民智防”转型。

“有随时随地可以沟通的AI渠道,每个市民都能成为社会治理的传感器。”浙江省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唐玉认为,这种创新为“枫桥经验”注入了数字基因。

“警小爱”还在不断进化,新接入的DeepSeek大模型将使响应速度再提升40%。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秦文说,将继续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数字化路径,让更多群众真切感受到“警察就在身边,平安就在眼前”。

本报记者探营即将开门迎客的浙江首座考古博物馆——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将从“不光讲文物,还讲文物是怎么被发现的”开始。